

文章编号:1000-8462(2007)01-0131-02

编者按:本文作者是山东省威海市规划局长。今天,国内许多规划机构和规划工作者,附和领导者的意志,在我国的广大国土上,搞“大××市”规划,纷纷建设宏大的“新城”、“大学城”和豪华极致的新政府办公大楼,搞政府办公区的“大搬家”,以及建设大广场、大绿地、大马路、大立交等,掀起了如火如荼的“造城”运动。作者非常细心地考察和评价了欧洲人在城市建设、政府办公、日常生活等等方面如何注意节约空间、节约水土资源和能源资源,并发表了诸多感慨。我建议地理工作者和一切具有可持续发展观念的人士,面对大片大片的土地、耕地被占用、被毁坏,站出来大声疾呼:注意节约水土资源,为我们的子孙后代保持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陆大道,2006年11月)

欧洲的简约^①

兰 鹏 燕

(山东省威海市规划局,中国山东 威海 264200)

此次我们考察的足迹印在了西欧、南欧的部分国家。所到之处,除见到了少量的现代建筑外,大多徜徉在13世纪以后的建筑群中,尤以参观教堂、皇宫、古城堡和其它经典建筑为主,这使我们不得不感喟欧洲城市街面上折射出的辉煌历史。另外,在10天7国连续的疯跑中,浏览了欧洲的自然山水和田园风光,也不得不惊叹欧洲人大量保存了“二战”以来的山形地貌和欧洲印象派画家科罗、米勒笔下的旖旎风光。这其中,我更看到了欧洲人对待环境、对待生活、对待历史的令人赞叹的切实可行的态度。这便是我要说的欧洲的简约。

欧洲的简约,不是古来有之。它是从生活在欧洲大地上日尔曼、拉丁等民族的传统和文化中逐步简释透析出来的;它带着童真般的质朴,给人以鲜亮和清爽。虽然欧洲人已于习惯中不知不觉,但作为一个东亚人,我的眼睛填满了惊羡。

法、德、比、荷、瑞、意六国,均为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二战后,人口平稳,城市住房平衡,市民大都居住在祖宗留下的老楼中。像巴黎这样一座千万人的大都市,凯旋门所对的13条放射性街道上的老楼房,全为1870年以前200年间所建。二战后所建房屋不多,现在在欧洲很难见到建筑工地。而在少量的现代建筑中,又很少见到摩天大楼。欧洲最大的城市巴黎,只有两组高层建筑,其中一组还是华人所建的住区。在德国法兰克福和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倒是见到一些高楼大厦。这是因为法兰克福是欧洲金融中心,大楼多为金融机构所建。布鲁塞尔是欧盟和北约组织的办公地,联合国的一些组织也设置于此,被称为会议之都。因此这两座城市拥有现代高楼在情理之中。不在情理之中的是,西欧国家这么有钱,为什么不大厦冲天?而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城市,倒是高楼林立。从表象上看西欧城市和中国城市,从城市的高度、新鲜度和现代意识上看,还真不知道谁发达谁落后。从常理说人穷富看衣着,城市繁荣在街头。可欧洲人就是悖于常理,也可能东亚常理不一定是西欧常理。我在想,他们为什么有钱不盖高楼?不管怎么说古建筑就其居住的舒适程度也比不了现代建筑,起码窗户狭小,色彩陈旧,新技术、新设施入内有困难。他们有钱不盖高楼,是不是感到楼房一高,必定是投资大、耗材多、

耗能高。有人曾给我说,凡是盖高楼的,大多用的不是自己的地,花的不是自己的钱。欧洲是私有制的国家,有钱人不盖高楼还好理解,可是管理社会的各级机构也不建现代化的豪华楼房,而仍然在老建筑中办公。他们是不是觉得税收应当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他们把节约下的钱都用在提高国民福利待遇和环境保护上,所以国无贫民,自然山水非常优美。而我国这些年来正在掀起如火如荼的“造城”运动,城市规模日益扩大,小变中,中变大,大更大。城市在日渐长高,新技术、新材料的应用,使楼房既高大又华美。一些地方政府也在悄然掀起“搬家”热,舍弃老办公楼,选新址建设,有专家谈全国已有181个地方政府在这样做。这与欧洲相比是多大的差异啊。欧洲人不盖高楼、新楼,而且不盖多余的楼,绝不让楼房闲置。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市政府规定,如果谁的房子闲置不住,没有房子住的人就可以破门而入,占为己有,法律是允许的。这样做实际是不允许一家拥有多套住宅,既节省了土地,又限制了富人的奢华。根据需要、力求节约的办事,不能算是什么深道理。欧洲人按照简单的道理去简单的做了,显现出他们在居所和办公场所问题上的简约态度。

再看看欧洲人新建房屋的外型,更可以看出他们清亮的简约。世界上、历史上,把房屋的外型搞得十分复杂,要数欧洲人了。这种复杂源于古希腊、古罗马,兴于中世纪。无论是古希腊、古罗马建筑,还是罗马风、巴洛克、拜占庭、哥特式等各式建筑,外表都是繁复的,拱、券、柱、穹窿以及楼顶屋面上的各样雕塑,把楼面打扮得几乎无平面可言。我固然承认欧洲古代建筑是一种伟大的建筑艺术,欧洲人更是把它视为珍宝,不断地为它修缮擦洗,以期使之永远陈列在街面上。但是欧洲人却是再也不建这种房屋了。他们是绝不会再开山凿石把那些浑圆高大的石柱矗在建筑物上的了,绝不会再把那些宗教神灵和伟大人物悬在楼上晾晒了。他们现在的建筑造型实在是再简单不过了,绝大多数是方型的,尺度适宜。楼面干净利索,绝无多余饰物。楼层层高也由古代的高大敞亮下降到能够满足需要的、节约型的适宜尺度。再配以灰色的屋顶、淡色的墙面,整体建筑美观适用。这样说来欧洲人丢掉了

①草于意大利佛罗拉萨,成稿于威海。本文系2006年5月19日—31日,笔者受局长隋永华先生之委托,带领威海市规划局工程技术人员10人,赴欧洲法国、德国、比利时、荷兰、瑞士、意大利、梵蒂冈7国考察城市规划建设后,所写的感言文章。

收稿日期:2006-04-30;修回日期:2006-07-15

传统了吗?那中国人为什么不再穿长袍马褂?道理一样。欧洲人不但不盖高楼,还要把楼面删繁就简,这难道不是一种简约的态度吗?

但是也有看似不简约的建筑平面布局。那就是我们在高速路上所见到的那些山村小镇。这些村镇房屋看似是毫无章法、绝无布局的零乱摆放,朝向无南北,占地无大小,地势无高低。但细细看来又觉得它是甚得自然之法,舍弃了人工的有序而取其自然的无序,舍弃了人工的严整而求其自然的灵动。这又是一种在乱杂中衍生出的高层次的简约。房子或沿路而筑,或随坡而建。村落掩映在花树之间,外围或是林木莽原,或是碧绿的、毫无杂色草的绿地和金灿灿的油菜花。那种自然的性情和色彩的灿烂,简直可以把你的肺腑照亮,任何没有去过这些国家的外国人,都不会想像出这些小村镇仙境般的美妙。人为的简洁和自然的美景相揉出一种诗意般的清纯。

我们漫步在欧洲城市的街道上,街景和建筑物上写满了文明、艺术和知识的历史,似乎是在阅读一部生动的欧洲人文发展史诗。几多科学家、艺术家和叱咤风云的政治家的雕像或矗立于街头,或嵌凸在建筑物上。只意大利的一个佛罗伦萨城,就可以看到点燃文艺复兴烈火、追寻自由与科学曙光的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但丁等四大杰出人物的光辉形象。米开朗基罗的传世之作“大卫”雕塑也赫然于街面。在被大仲马称为“世界上最美丽的蚌壳中的明珠”的瑞士卢塞恩,满街都是中世纪的教堂、塔楼、文艺复兴时的宫殿、邸宅、老店,这座城市的古老建筑物都镶嵌着一块铜牌,铜牌上记录了何年何月何人诞生在这座楼上,记录了这座楼房历史上曾有过何种功用。卢塞恩是这样,苏黎世也是这样。意大利的罗马城,2000年前的古神殿和斗兽场巍然屹立,竟然看不出它有多么陈旧,真真是个奇迹。古交易市场,虽然只剩下一些残破的柱子,但原来的宏伟规模依稀可见。欧洲的不少城市,都把历史写在街头楼面,这是欧洲的特点。人们从这里走进历史,又从这里叠合着古代伟人的足迹走向未来。完好地保存着古城,清晰地透明出古城的历史,欧洲人就是这样的反映着他们对待历史的简约态度。而在我国,历史只能写在教科书上或是印在学者们的脑中,成为一种市民见不到的秘密。北京、南京,不过残留着一段古城墙,西安的明城墙较完好地保留下来。中国除平遥古城外,所有古城的古建筑,除国家明文规定保留的古迹外,或坍塌,或拆除,使仅存的古建筑被包围在现代建筑里,茕茕孑立,孤苦伶仃。

欧洲城市的简约,还表现在城市建设对细节的关注上。交通信号灯都设置在与人视线平行的位置上,不像国内必须仰视才可看到灯光。老城市的动力系统和照明系统多固定在沿街墙面上,有力地减少了道路破挖和街面柱杆。路灯并不华丽,几乎没有多头的华灯,有些路灯杆仍沿用上世纪初年的产品,虽是百年老杆,但是人们并不感到有什么不适和寒碜。在德国、瑞士,我们看到屋顶雨水的收集系统十分完善,房檐滴水在这些国家是没有的,楼顶上的雨水全是通过铜水槽输进排水管道直接排到地下的。城市广场的地面大多是采用小方型石块铺筑的,呈圆型放射图案。国内哈尔滨市中央大街也是采用这种小方石材和富有动感的几何图案。这些虽然

都是城市的细枝末节,可唯其小,才真切地反映出欧洲人做事切合实际和精到细微。很多事情做不好,不是因为不会做,而是不用心去做,这正是国人相对于欧洲人的缺失。其实华夏民族本不是一个粗劣的民族,这种相对于现时欧洲人的“缺失”也不过百年的历史。华夏民族的祖先们不是创造了非常精细的、令欧洲人瞠目的陶瓷和丝绸吗?西汉马王堆女尸整身的丝绸衣服不过只有一两重。慈禧太后的陵墓用镏银根本撬不开,盗墓人只好用炸药把它炸开。明清代烧制的方砖,方正度和光洁度比现在的机制砖不知要好多少倍,用过几百年后仍然比现代砖还要结实。由此看来,大汉民族本来是精细的民族,何以现在做事不认真了呢?

欧洲人的衣着服饰,也是非常简单的。这种简单表现为舒适和自由。我们在欧洲的13个城市的街面上几乎看不到穿西服的行人。男女老少几乎千篇一律的穿着牛仔裤和花衬衫。年轻姑娘光脚穿凉鞋的很多。我们知道古时欧洲人的服饰是比东方复杂的,这一点在卢浮宫壁画上看得很清楚。可是他们现在的穿着比东方人还简单。我们到过规模很大的劳弗耶连锁商场,服装柜上大多摆放的是男女休闲服装,这些服装完全失之挺括,款式和色彩弥漫着自由与活泼。欧洲人的皮鞋发亮的那种也极少,大都是亚光皮面,且比较肥宽,我想这大概说明脚不自由别的都很难自由了。因为路是自由走出来的,又沿着路走向自由。

欧洲的政治也可以用“简约”来形容吗?我看可以。我们在欧洲的古城中看了众多的神殿、教堂和皇宫。教堂仍做教堂,人们在牧师和善的领导下,在这里颂经、做弥撒,音乐轻柔,合掌祈祷,虔诚赎罪。欧洲人说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宗教就没有明天,这些我们姑且不论。且说皇宫的功用,也是大体上没有改变的,很多皇宫被利用作为市政府办公场所。荷兰首都布鲁塞尔鲜花广场的南端,矗立的皇宫即是现在的市政厅(西方国家把市政府称作市政厅)。市政厅的门口根本没有士兵和警察把守,甚至连一块标示牌也没有,人们可以自由进出,市长和市民没有距离感,大家都平和地生活在这座城市里。别的城市的市政厅也是一样。参观后我一直在想,政治清明的一個很重要的外观标志应当是市长不能与市民隔离,政府办公楼应以平和代之威严。在一些城市的参观现场,如果导游不说我们怎么也想像不出市政府所在地居然与其它建筑毫无区别。当然欧洲和中国的市政府职能是不同的。他们的政府是不直接管理经济的,更不会去搞招商引资,他们的经济运行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完全靠市场调节,行业靠协会管理。在城市建设问题上,即使是城市的某一区段改造,也是需要议会的公议公决,不可能由政府直接拍板。这些事情,包括政府形象,对于我国来说有一个历史进程。许多年以后,我国肯定也会仿效西方做法的。因为大家共同拥有一座城市,城市里的一些重大事情,应该充分体现大多数市民的意愿,这是人类文明之使然。对于现时来说,西方的城市政府是一个轻松的政府,我们的城市政府则是一个很劳累的政府。他们的市长可以愉快地外出度假,我们的市长白天忙不完,还要工作在灯光下。这就是我要说的欧洲与中国政治上的简约与繁琐。